

深入学习“四史”
坚守初心使命

在“四史”教育日益深入的日子里，我常常忆起我与参加中共“一大”的三位代表的子女交往的故事。

听王尽美的女儿王杰讲信仰
上世纪60年代我与王尽美的次子王杰都在中央华东局机关工作，并且同在上海高安路19号一个大院里办公。只因

彼此没有直接的工作联系，仅有点头之交。有次在吴兴路食堂吃饭坐在一桌，他微笑着说：“向你借一本书。”我问：“什么书？”他说：“毛选四卷。”我大为诧异：你们这么大的干部怎么能没毛选？他看我发愣，说：“借你那本对照毛主席原作的毛选。”我笑了：“你们组织部门的人真厉害！把我们的什么秘密都摸得一清二楚。”我又说：“借书是小事，我倒很想听你讲讲令尊大人的故事。”他立即严肃起来，说：“父亲去世时我才两岁，什么记忆都没有。我也是从书本上知道一些，恐怕还没有你们读的多。但我了解父亲的信仰，我追随他的信仰，不做背叛父亲的事。信仰是力量。”

沉甸甸的信任

2020年上海书展落幕后，余韵犹在。在新冠背景下举办的书展，注定了它的别具一格，体现的却是这座城市不变的高品质的文化追求，以及弥漫城市空间的、熏陶人的精神品格的书香氛围。

上海书展的一大功能是零售，面向广大的读者，在出版社和读者之间架起桥梁，因而特色鲜明。这是它在全国众多的书展、订货会、读书节中卓而立、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秘诀所在。我曾在自己供职的出版社参与了十余届上海书展，在与读者的交流中有过一些难忘的记忆。

记得2009年的上海书展，译文社推出了第4版《新英汉词典》。《新英汉词典》在当时已有30余年的出版历史，前三版的累计发行量超过1200万，是一本创下中国双语词典销量之盛的民族品牌词典，曾入选“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三本工具书”之一。因此，在这届上海书展上，无论是铺货、活动还是媒体推广，我们都把《新英汉词典》（第4版）作为主打产品，读者的反应也相当不错。这天上午，有一位中学生模样的、胖乎乎的女孩来到译文社展台前，拿起《新英汉词典》翻阅起来。我见状便向她做起了推介，介绍了这本《新英汉词典》的一大特点——网络与短信常用缩略语，她听得蛮有兴趣，但就是迟迟决定不了是否购买，几次拿起又几次放下，然后离开了。大约两个小时后，也就是中午11点半左右，没想到她又回来了，脸上红扑扑的。这一回，她没有再犹豫，拿起一本《新英汉词典》，朝着我羞涩地笑了一下，接着朝收银台的方向走去。

2015年的上海书展，译文社推出了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全集的第一辑。博尔赫斯是拉丁美洲文学中里程碑似的人物，二十世纪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大师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《百年孤独》的作者加西亚·马尔克斯说过：“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买的唯一的书就是《博尔赫斯全集》。我把这套书放在手提箱里，随身带着，打算每天取出来阅读。”博尔赫斯被中国写作者视为“作家中的作家”，其迷宫般的叙述手法对中国先锋写作有直接影响。译文社出版的《博尔赫斯全集》是弥补市场近十年空白的独家授权版本，因此，媒体和读者的反响十分热烈。那天傍晚，书展结束前，一位大学生背着双肩包，汗水涔涔地跑到我的展台前。他是从南京乘高铁过来的，一下高铁就打了辆出租车直奔展览中心的书展现场，为的就是买一套刚出版的《博尔赫斯全集第一辑》。我把簇新的套装递给他，看他爱不释手抚摸的样子，不禁有些感动。也许他是博尔赫斯的铁粉，也许他只是喜欢外国文学，这些都源自文学的魅力，文化的吸引力，有如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

记不清的是那届书展，周末夜场，我值班。晚上8点多，展场内渐渐安静下来，没有了白天的人头攒动，展台和展架周围空闲了许多。只见一位一袭黑色连衣裙、气质高雅的女子抱着几本选好的三岛由纪夫小说，还在译文社的展架前寻寻觅觅。我走过去问她想找什么书？她回答想找一本拉丁语与汉语的医学用语双语词典。我说我们没出过这一类的词典。她反问：为什么不出呢？我一愣，然后直言相告：这类词典比较小众，现在出版社经济压力都比较大，出版难度较高。她有些激动地说道：“这类词典是比较小众，但学医的，还有医生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。假如你们不出，商务印书馆也不出，那么还有哪家出版社会出呢？”我顿时默然无语，既感到了一种责备，也感到了某种沉甸甸的信任，因而有些惭愧，也多少有些欣慰。

几年后我们一起到位于东海内堤、外堤之间的华东局五七干校。我观察他的机会就多了。他“文革”中没挨斗，更可贵的是没斗人。这是信仰的力量。他劳动拣活干，这也是信仰的力量。

听毛泽东的女儿李敏讲胜利
全国政协机关有位姓阴的女干

听参加“一大”的三位代表的子女说

邓伟志

部，她热心于在会议期间邀请十来个人单独座谈。我参加过两次。有次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也来了。从李敏的发言中知道她出生于1936年。我跟她说：“看不出你年龄比我大。”她马上说：“我早知道你这里是这里最小的弟弟了。”

过了一会，我又对她说：“你上海的家离我只有一百多米远，可我从没见过你。”她说：“是吗？”我又说：“为你妈妈服务的老朱、小汤，我很熟。”她转过头来仔细端详了我一下，说：“那我们有多么辛苦你都了解了。”是的，我是知道他们为了老人有多辛苦的。聊到最后，她说：“我父亲在最困难的时候化名李德胜。再苦我们也要有必胜的

信心。”——她父母包括她自己吃过千辛万苦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同全国人民一样过上好日子。好日子里也有不好的元素，但总体向好，向着胜利。

听包惠僧的长女包正讲科学
“文革”中我改行从事自然科

学，向复旦生物系的包正副教授请教的机会比较多。有次说起“文革”前常在《新观察》等杂志上看到署名“栖梧老人”的文章，不知是谁的笔名，包正大笑起来，她说是她父亲的笔名。我们始知她是包惠僧的长女。自那以后，每当我们在工作之余谈天说地时，我往往会把话题扯到她父亲身上。她说了不少比书本上更生动的历史掌故，不在此里赘述。

说一说她对“双百”方针的看法。她是留学苏联的，倾向于米丘林学派，但她不仅不反对西方的摩尔根学派，而且注意吸收摩尔根学派的长处。她说：“‘双百’方针是推动科学发展的生长素。”在那个不大提“双百”方针的年代，她如此强调“双百”方针真是空谷足音。

以史为鉴，这三位尊重历史，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精神，值得学习。

石榴籽的象征

徐音

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吃石榴，是妈妈剥给我吃的。晶莹剔透的一颗颗石榴籽（果粒）像红宝石般的被放在一个漂亮的玻璃小盘子里，旁边放了把精致的小勺子，颇有仪式感。

有棱有角的、饱满充盈的石榴籽实在太好看了，我很是舍不得吃。拿着小勺子拨来拨去，翻来覆去细细地欣赏着。心想假如这些籽可以穿起来，一定是一串美丽的项链。等玩够了后，我才把它们一粒一粒地放进嘴里，顿时汁水四溢，感觉酸酸甜甜的。石榴有不同的品种，剥出来的籽颜色也是大相径庭。有深红的、粉红的，甚至有无色透明的。对我来说，对石榴的欣赏远比吃重要。

除了石榴籽，石榴花也非常美。盛开的红色石榴花像一团燃烧的火，有着原色红的花瓣红得轰轰烈烈，美艳绝俗。难怪唐代大诗人杜牧会在《山石榴》中写道：“一朵佳人玉钗上，只疑烧却翠云鬟。”白居易也曾在《山石榴寄元九》提到：“日射血珠将滴地，风翻火焰欲烧人。闲折两枝持在手，细看不知似人间有。”更有传说杨玉环因酷爱石榴花、爱吃石榴、爱穿石榴裙，传下了“拜倒在石榴裙下”的戏谑传说。

古人形容石榴“千房同膜，千子如一”。石榴是多子多福，人丁兴旺，民族繁荣的象征。中国人视石榴为吉祥物。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石榴籽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团结、繁荣、昌盛、和睦、和谐、幸福。也正是这样的认知，在突如其来的凶猛新冠疫情中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能做到同心同力，众志成城，严格防控，使中国成为一个安全的国度。



当今世界，霸权主义时常冒泡，恃强凌弱、以大欺小，耀武扬威、蛮横无理。日常生活中，践踏法制和违背道义的霸凌行为也时有所见。内蕴于这个“霸”字中的蛮横强妄之气究竟从何而来？不妨查查它的来历和身世。

早期的字源，主要呈现的是“月”和“革”的组合。从月，无疑与月亮有关；从革，显然指变化。直观的理解，就是月亮的变化过程。后来演化为“雨”字当头，从造字规律看，与云、雷、电等一样，无非是表明与气象有关。另有一个相关字形，显示的是月出之时，家中设祭台之形，据说反映的是古代祭月的习俗。这些，似乎还看不出强暴无理、野蛮横行的影子。

也有从雨从革字形的，有说这个雨革，读若膊，仅仅是个声符。但也有据此牵强地往“强暴”的意思上靠，认为表达的是暴雨冲掉人的外衣，使其赤身裸体，狼狽不堪。有说“雨濡革”，可能是“变”的古字，所以有“霸者，月之变也”之说。

总之，无论对字形如何解析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“霸”的本义即为月亮的变化过程，照天文学术语来说，就是“月相”。“月相”专指月亮这个星球被太阳照明的部分，随着月亮自西向东位置的不断变化，其形状也会不断发生变化。

还有一种说法如许慎所言：“霸，月始生，魄然也。”也就是说，“霸”指的是月亮初生或将灭时发出幽幽微光的状态。“魄然”正是如梦似幻、虚无缥缈之象。基于“魄”所指的那一块“白”，也就是月球的光照部分，将“霸”与“魄”关联起来。所以“霸”与“魄”，至少在汉代曾经相互假借指代过。这也反映了远古对事物的认

识或表达多有不明确、不统一之处，往往在交叉和相似地带寻找关联性。

“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”，这首广为流传的宋词，正是用“月相”比附反映了人间的遭际。“霸者，月之光也。”中国古代的历法和时间推算，恰恰是以这个“霸”字所呈现的“月相”为核心展开的，诸如既死霸、既生霸以及朔日、望日等，根据月亮与太阳之间由于位置不同带来的光影变化，以确定农历年月的时段。比如每月的第一天为朔日，月光正在生成中；每月的十五日是望日，月亮呈现圆圆的满月状态。“朔为死霸之极，望为生霸之极。”月光从无到有、从有到无，从最小到最大的朔望轮替转换周期，就是农历的一个月。

那么，这个“霸”字又是怎么转到“霸王”“霸道”等具有强权和统治意味的意义上的呢？汉字借声取义的功能又发挥了作用。“霸”不是读作“膊”吗？正好与“伯”同音。“伯”本身就有老大、长者、首领的含义，一假借，“霸”字的身世立刻发生逆转，摇身一变，成为割据一方的强权拥有者，所谓“方伯”指的就是地方长官或主政者。“春秋五霸”又称“春秋五伯”，哪一个不是各路诸侯中的大王。

有意思的是，与常识性认知相背离，“霸”并非指最大化的“十五的月亮”，而是指除此之外月亮变化“把持一方”的各种形态。“霸，把也。”也就是说，“霸”作为占领一地的“方伯”“霸主”，具有把持把控股力的强权统治特征，却不是一统天下的“王”，如同“春秋五霸”，各霸一方，并不能“一匡天下”，纠正兵荒马乱、民不聊生的局势，使天下稳定下来。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：王道胜于霸道。

“王，大也。”“王，匡也。”治国理政之道，恰在于匡扶正义，解民于倒悬，能够“一匡天下”并深得人心的恰恰不是“霸”，而是“王”。这是因为，“王”替天行道，遵循仁德、顺应民心，所以能够得天下；“霸”以力假仁，打着仁义的旗号，巧取豪夺，制造战乱冲突，终究不会成为江海领袖，只能做河流之主。“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”这就是“王道”与“霸道”不同的世道人心。

“中庭地白树栖鸦，冷露无声湿桂花。”“月相”流转，因“霸”生景，如同这月上枝头，庭中地白如霜，倒也平添一番无边风情。但是，从月之“霸”转向权之“霸”，却不仁不义。世上的霸权，由“霸”作为“残月”这个文化历史基因所决定，或许可以强横霸道于一时，却注定行之不远。



上海田子坊

(钢笔淡彩画)

杨秉辉

胆囊炎入院宣告结束。

没错，我一个婚前还是标准体重的90后，已然患上了脂肪肝、高血脂、胆囊炎，后因胆绞痛实在难挨，在病床上痛定思痛、洗心革面，重新做……做菜。

现在再回想过去这一年，胡吃海喝不仅对健康造成了伤害，也导致了极大的浪费：点菜时贪多，又不想吃冷菜剩饭，我们经常

90后小夫妻的饮食经

计怡

整碗整碟地丢弃冰箱里煮好的饭菜。更勿论吃出病来，还是对公共资源、医疗资源的浪费。

为了自己，为了家庭，乃至为了社会，必须要做出改变。

第一步就是做好规划。作为刚刚独立的小家庭，我们还时不时会到父母家“蹭饭”，有时家中还有食物，等蹭饭过后就变得不新鲜，只能丢弃掉。为此，我们每周未都排好“一周晚餐计划表”，详细规划每周哪天自己做菜，哪天蹭饭、哪天叫外卖。计划表排出来后，购买食材就变得张弛有度，不再看到什么都想买。

第二步是营养均衡，适度进餐。如前文

所述，离开父母的掌控让我们“放飞自我”，胡吃海喝，最终影响到了自己的健康。现在，我们每顿只做一荤一素，吃七分饱。几周下来，我偶然发现，原来吃腻的油焖虾和红烧肉又变得好吃了，原来美味也需要适量，也需要期待。

最后则是清空冰箱。我们的冰箱里藏得最多的是垃圾食品和速食食品，例如各类罐头、速冻饺子、冰激凌等等。在购物如此发达的今天，这些为了“以防不时之需”买的食物大部分都是过期扔掉，太过浪费。我们开始慢慢地清空冰箱，不再储藏这些高热量食物，转而用几根香蕉、几个苹果来替代。事实证明，失去这些额外的食物，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。

现在，距我因胆囊炎就医过去快四个月了，虽然肥胖还未完全离开我们，但可喜的是，我的双下巴和我先生的啤酒肚均有收敛。有一次我与父母交谈，才意识到，原来现在在我们小家庭的模式已经渐渐向父母辈靠拢——健康、适量、节约的饮食结构。这个曾经让我难受不已的餐单，原来才是最适合我们的菜单。

干净地把一顿饭吃完，是日常生活里最应该做的与修身养性有关的事。

十日谈

惜食如金

责编：郭影